



上圖為作者在河南洛陽勘察防空情報時留影

千里眼順風耳(八)

通訊老兵憶當年

梅汝璈

雷達挽救英倫浩劫

葉子伯來基地離倫敦只有兩小時汽車路程，範圍比較小，是一所陸用雷達訓練基地，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倫三島，就靠一連串的海防雷達網，構成嚴密的防空預警情報，監視着來襲的德國飛機，鞏固空防，獲得輝煌的戰果。一九四〇年九月十五日夜晚，就是利用陸上防空雷達配合着空中戰鬥機羣，將五百架來襲英倫的德機，擊落了一百八十五架，打得落花流水，使敵機斃羽歸巢，造成了戰史上所謂大不列顛之役，在一九四三年英國還發明了一種雷達操縱高射砲，能够操縱并導引砲彈射擊方向，成爲德國飛彈V一型和V二型的剋星，據戰史記載，某次德國發射一百零五枚飛彈，進襲英倫，被英國雷達高射砲擊中了一百零二枚，祇有三枚未能擊中，襲進了

倫敦。

陸用雷達訓練時間是六個月，課程包括地面遠程和中程雷達網，以及各式助航雷達和高射砲雷達等，因爲基地房舍比較少，沒有和我們單獨分配宿舍，大家和英國軍官混在一塊兒住，這樣對於交誼活動，比較方便。授課還保開一個特別班次專門訓練中國軍官，我在開班不久，鑒于雷達關係國防建軍，至爲重要，乃草擬了一個十年雷達訓練計劃，寄呈空軍總部，希望把這批學員，紮紮實實打一個深厚根基，在這次訓練完畢，分別再派往英國電子工廠，部隊和研究院，繼續研究實習，以便回到國內播種生根，一方面并透過大使館武官處向英空軍部接洽訓練計劃，卅六年（一九四七）六月，賴名湯武官陪同抗日名將衛立煌前來基地訪問，他參觀了這裏一切設施以後，我趁機把我這一構想和計劃，向他報告，

衛將軍也深切瞭解雷達對國防重要性，允回國後代轉報政府最高當局促成。

中途廢學限期歸國

八月間學校訓練課程結束，學員們都已按預定計劃分別派往工廠和部隊繼續研究實習，却因國內時局一天比一天混亂惡化，共產黨軍隊到處擴張佔領東北各省，國軍軍事節節失敗，國民政府下令全國總動員，要求全國軍民一致團結加強剿共工作，把國外受訓人員一律召回，參加剿共，政府外匯財源也極度支絀，我在接到回國召集令後，向學員們逐一宣告，大家都以正在工廠和部隊繼續學習，要求告一段落後返國服務，我曾幾度陳情電復總部，要求繼續訓練，總部七次接連電報，勒令限期返國，領隊胡剛復，因係教育部所派，堅決反對返國，大家在武官處爭辯甚烈，最後

由賴武官決定，馬上交涉船隻，束裝就道，胡領隊因空軍命令，難以約束，獨自留在英國未和我們一路回國，大陸淪陷後返回上海，消息斷絕。

我在離開英國以前，因為英鎊現鈔隨身攜帶不便，把一年多積蓄下來的二百卅多個英鎊，除把零數暫存在倫敦中國銀行，由中行電匯兩百鎊到重慶玉玲，折合官價一千多萬金元券，放在銀行生息，在當時還很够貼補家用，誰知一年以後，刺共軍事失利，政府經濟崩潰，金元券慘跌，這一千多萬元，最後由銀行取出，祇買了一床被單，千算萬算，終是失算，誠懊悔不已，至于存在倫敦中國銀行的卅多個英鎊，在我和全家撤退到台灣以後，幼女強英在崗山患肺門擴大，咳嗽不已，發燒半年，生命垂危，百藥無效，後經通校醫務科長黃士榮打聽到一種治肺病新特效藥PAS，係英國貨，只有香港才易買到，把這些錢從倫敦電匯到香港，託人買了幾瓶PAS特效藥，竟把英兒的病從此治好，我這兩筆外匯，因使用時間，使用地區，使用方法不同，效果相差天壤之別，先是兩百英鎊，僅購買到了一床被單，而另一個卅多鎊，竟能醫好了英兒危險的肺病，足見金錢使用價值，有時很難衡量它的效果。

星洲香港兩種社會

一九四七年九月廿八日，由倫敦乘火車到南桑甫敦，轉搭Strathnaver號海輪起程返國，大使館首席武官陸軍武官韓濬章，空軍武官賴名湯夫婦等人，親到火車站送行，到達南桑甫敦，這天正值海岸碼頭工人罷工，英國政府却派遣三軍士

兵，在碼頭上幫助旅客搬運行李和其他工作，秩序井然，絲毫未受罷工影響，在一個民主國家，還有這一套應變措施，使我們大感意外，同船的空軍同事，除我們這批雷達受訓人員外，還有學機械的鄭汝甫夫婦和他們的女兒，噴射機試飛員盧盛景夫婦和黃雄盛幾位。該海輪設備豪華，我坐的是頭等艙，一人一間房，有浴室，沙發地毯，非常舒服，在海上航行半月，我大部時間，獨自在房內整理受訓資料撰寫心得報告，因為我可預料回國報到工作後，就沒有空閒時間做這些事情。船上的伙食很好，香煙酒和英國著名特產，凡是在英國之內買不到的，船上都有賣，英國戰後貧窮，人民節約，好東西都送去外國賣，賺外匯，秋季天氣，有時海浪大，船行顛簸得厲害，同行的盧盛景太太暈船最兇，船過蘇彝士運河，河床狹窄，似乎還不到半哩，兩岸盡是黃土，草木乾枯，天氣熱不可當，在錫蘭首都可倫坡和埃及首都開羅，各靠岸停留了半天，天氣也非常熱，我曾登岸逛了一下，兩地都很繁華，街道清潔寬暢，路兩邊遍植高大的椰子林，頗有熱帶風光，巨廈櫛比，大商店林立，櫺窗裏，設陳着多采多姿的新奇貨色，裝飾得富麗堂皇，馬路上新型汽車，來往川流不息，堪稱為現代化都市，錫蘭的茶葉和埃及的皮革，係當地名產，我各買了一些，以贈親友。到達新加坡，學員梁學熹的姑丈新加坡僑領吳先生親自來到碼頭歡迎全船中國同胞卅多人，去他家午餐，山珍海味，名酒佳餚，賓主盡歡而散，海外僑胞，見到祖國的人，格外親熱，盛情令人感動。新加坡華僑很多，幾佔其

人口的一大半，街道清潔，住宅建築都是西式高樓，治安也很好，船在香港停了一整天，我自早去遊香港，傍晚回到船上，因走錯了碼頭，語言不通，廣東話不會講，英文在碼頭附近的人也聽不懂，找了兩個小時，才把船找到，新加坡和香港都是英國殖民地，兩地都是自由商港，關稅減免，世界各國的貨色，應有盡有，也比較便宜，因此生意鼎盛，熱鬧繁榮，觀光旅客，終年不絕，香港地方小，人口太稠密，貧富相差太懸殊，社會治安和秩序相當壞，盜竊扒手姦殺走私種種罪案，層出不窮。

到達上海，已近秋末，天氣還相當悶熱，空軍供應司令部文士龍參謀長特來碼頭歡迎我們全體學員，安排住在空軍新生社，晚間承王衛民司令設宴洗塵，在上海晤見遠房姑丈章慶瀾，和汝嫩嫂蕭侃，她係借住在章家，章姑丈當時在上海法院任庭長，我在上海盤桓了幾天，便率隊搭乘火車赴南京復命。

返京復命調職成都

離別兩年的首都，雖然比抗戰勝利接收時繁榮熱鬧，但因共產黨作亂，國家戰後元氣未復，民不聊生，士氣民心，顯得頹廢無與盛朝氣，很多人為國家前途擔憂，我承通信大隊長王恭駕車到下關車站迎接，并安排住在通信大隊部，晚上承通信處長方朝俊在他家大光新村設宴洗塵，席後由通信總隊長黃緒彪在總隊部舉行歡宴跳舞晚會，招待我們全體學員，到達中美通信官員一百多人，濟濟一堂，很是熱鬧，舞會由黃總隊長夫婦

開舞，此後有譚以德表演探戈，於是大家興致來了，一致要求我表演一個英國紳士舞，一時幾乎把我難倒了，我在英國，因忙於功課和公務，沒有很多時間習舞，跳舞技術很差，幸好有一位中央醫院護士，身材和我差不多高，我請她和我伴舞，她跳舞技術比我好得多，我細聽音樂，隨她的脚步跳，我們表演了一個華爾滋舞，總算差強人意，把這個難關應付過去了，還博得不少的掌聲，黃總隊長做事很講究派頭，把個通信總隊，外表佈置得漂亮。

在空軍總部謁見周至柔總司令，王叔銘副總司令，和幾位長官以及通信處同事們，並查悉我在英國所呈擬十年雷達訓練計劃，尚為主辦單位通信處置之高閣，存放在檔案內沒有簽辦，殊為遺憾，如此無遠見幕僚，保守不求革新進步，蕭規曹隨，在我政府工作單位，並不足奇，亦無法與其理論爭執。

在南京晤到闊別十多年的同學好友李昌來，李兄自軍校六期畢業後，當過陸軍通信兵團營附，辭職後回到湖南大學修畢電機學士，考取赴英國劍橋大學留學，在英國與劉曼珠女士結婚，抗戰勝利時修畢碩士學位返國，擔任陸軍通信兵學校校長，我到英國時，他已先我離英，這次在南京晤面，十多年不見，好友重逢，分外高興。在李兄處得知駐英陸軍武官韓濬章同學的太太在南京候船去英，乃前往探望，並轉韓兄託帶的東西親交韓太太。

接總部人事署通知，我們這批人員的分發命令，我被派在成都空軍通信學校任教育處長，學

員們有的派通信處，有的派通信聯隊，有的派在通信學校，於是大家照着分發命令，有的逕向新機關去報到，有的請假回家省親，最後我們在一個大酒店聚餐了一次，餐後就此散夥，各奔前程，一年半受訓，朝夕相處，切磋琢磨，同窗之誼，臨別不勝依依，在日後廿多年，大部份同仁，還在空軍同一個圈子裏，工作互助合作，至為圓滿，在業務上，給我協助很多。

我從南京搭乘空軍運輸飛機重慶，先在漢口降落，空軍第四軍區司令羅傑派通信大隊長張世珪在機場候接，休息了一會，吃了餐點，繼續向重慶直飛，到達家門，會見久別的母親和妻兒，特別快樂，兒女們都長大不少，強兒在南開中學初中三年級，華兒民兒在讀小學，在離別近兩年期間，一大家事務，裏裏外外，待老育幼，都由玉玲一人處理，實够辛苦，玉玲告訴我，最麻煩的事，是週末帶小孩們上街購物，或是去看電影，我們家住在甕子嵐壩山坡脚下，上大街要爬上一百廿多個坡階，玉玲肩背着民兒，兩手牽着強兒和華兒，大小一大路，如果買了點東西，就由強兒背起，真够辛苦，但也是天倫樂趣。又上年聖誕節期間，因為天氣惡劣，中航公司上海重慶線班機，連續失事，摔毀了三架，飛機停航了兩個禮拜，航空郵件受阻了一個多月，沒有接到我的家信，大家惦念的不得了，直到農曆除夕，才接到我一大扎信，於是馬上拖兒帶女，上街採辦年貨購置衣物糖果食品等等準備過農年，孩子們特別高興不已。

空軍通信學校陣容

我任空軍通信學校教育處長命令生效日期為民國卅六年（一九四七）十一月一日，校長鄧志堅是軍校六期交通科同學，航校一期飛行畢業，一位心直口快性急的湖南人，講話又快又急連連不絕，大家綽號叫他機關槍，他知道，我到了重慶，連拍幾個電話來催我迅速赴成都到差，真是席不暇暖，便偕同母親和妻兒搭乘四川省公路局長途汽車去成都，強兒一人留在南開中學住校，繼續學業，內兄吳玉琛在重慶工作，託他就近照顧，我們到達汽車站。人山人海，乘客擁擠，秩序紊亂，一名扒手把我手錶和金戒指從手中竊去，我立刻發覺手上有點異樣，察知手錶和戒指不翼而飛，大呼有扒手不已，結果在附近地上仍舊把失物找回，汽車入晚後不開駛，夜宿內江，內江係四川省產糖區，甘蔗為主要農產物，甜食非常有名，銷售國內國外，每年賺外匯不少，第二天到達成都，妹丈周洪濤在中央軍校和四川大學任教，全家在車站接我們，我們住進中國旅行社，親戚和家人愉快的聚了兩天。

空軍通信學校係由通信人員訓練班於民卅一年（一九四二）一月一日擴編改組成立，我從前在通校兼過教課，在航委會服務期間，工作上和通校有很多連繫，所以對於學校的業務設施，人事環境，還不太生疏，學生總隊長劉振洛，總務處長魯之屏，係軍校六期同學，教育處副處長金懌留學日本帝國大學，為一有線電工程專家，教授科長陳光年，基本學術組長徐天球，高級工

程組長沈在崧，有線電組長劉樹珊，通信組長劉復安，實習工廠長郭振新諸位，都係舊日通信老同志，此外和我在英國一道受訓雷達學員，劉先菁、張煌、張去疑、朱耀衣、梁學熹、陳祖瑚等員，也都派來到學校，劉先菁任機務組長，張煌任雷達組長，張去疑、朱耀衣等則在雷達組任教官。

我到學校那天，正值六期正科班畢業，三期高級班補訓，七期初級班開學聯合典禮，鄧校長和我宣佈到職命令，我面對着 國父遺像，舉起右手，口唸誓詞，內心充滿着極大決心和信心，一定要竭盡我全力所能，赤胆忠心把通信學校教育辦好，在空軍裏做一番事業，為通信立下一點良好基礎。

通信學校分高級班正科班，初級班三個大班次，各班次又分若干個專門技術組，高級班招收大學理工畢業學生，訓練期間六個月，畢業後多半派充通信部隊和工廠工程人員，或學校師資，正科班招收高中畢業學生，訓練兩年，初級班招收初中畢業學生，訓練一年，還有候補軍官班，係初級班畢業生服務若干年後成績優良的再進候補軍官班，畢業後改做軍官，這三個班次，都係擔任通信中低級幹部，為通信主幹，學校容量經常約有一千名學生，教職員約二百人，各組系分為四十幾個講堂，我到校第一件大事，就是成立雷達學員班，名稱為特種技術組，由張煌擔任組長，挑選六期正科無線電機務系優秀畢業生廿名，再習雷達工程半年，第一期全部師資由留英受雷達訓練學員們擔任，我們制定教育計劃，安排課程，編訂教材，講置設備圖書，一切以求精求

實，學能濟用為主，並採取嚴格考試和淘汰制度，這樣一期的訓練下來，這些畢業學生，便成為日後空軍雷達部隊作業的勁旅，對國防貢獻極大，加上政府遷到台灣以後，以軍援留美機會，一批一批派到美國進修深造，大多在學術上有相當成就，他們服務期滿，離開空軍，在國內外大專學校或電子工業界服務，多能顯露頭角，主持重要部門技術業務。

五守準則教學生活

通校校歌中有兩句話，「手腦並用，德智兼修」，所以加強學校實習設備，培養「能知必能行」和「不知亦能行」手腦並用，實踐力行，能說能做，忠黨愛國的現代空軍通信幹部，乃是我們的工作重點目標，在實習方面，把原有的實習工廠，擴大組織，充實設備增建實習室，添置儀器模型圖表，加強電影幻燈輔助教材，修訂教育計劃，務使理論和實驗相互配合印證，把所學的東西能够全部消化，在品德陶冶方面，特別注重思想和品格教育的培養，我差不多每天清晨在黎明的時候，從家裏去學校參加升旗活動，和學生們作精神講話，啟發他們做人做事成功立業的道理，和做一個革命空軍通信人員應有的素養，和應具備的條件，對於學生紀律生活，也要求得很嚴格，一切作息要遵守團體規定，並要養成守法守時守祕守信守分「五守」習慣，有時在早晨起床號剛一吹過，我已來到學生寢室，觀看學生起床動作是否迅速，常有少數學生，聽過號音以後，還在貪圖一兩分鐘的舒服，躺在床上不起來，

如果我被先起床的學生發現，由他立即呼出「立正」口號，於是大家一齊豐豐的從床上躍起，加快速作，整理內務，跑步去漱洗。在晚上熄燈號吹過以後，也常有三兩學生，閒話聊天，妨害同學睡眠，有時我輕輕地走到寢室裏巡查，如被學生發現，他便微聲呼告聊天的同學「處長來了」，大家就立即鴉雀無聲，安靜地睡眠，恢復一天的疲勞。

康樂活動，對調劑身心，益處很大，早上升旗以後，我總是隨同學生參加體操運動，在大操場上領頭跑步，一跑就是十幾個圈子，在午後體育課程，舉凡球類和各項田徑節目，我如抽得出空閒時間，也時常參加，雖然我運動並不擅長，為藉此鼓勵和提倡，使學生增加興趣，晚飯後直到晚上自修一段時間，俱樂部，康樂室都是我足跡常走到的地方，平劇話劇團國樂西樂，以及各式琴棋書畫，都有愛好的學生，組成遊藝小組，間或也公開演出或展覽，整個學校，朝氣蓬勃，生活多采多姿。

伙食營養，關係學生身體健康，為了要使伙食辦得好，我也花了一部份時間，時常考核伙食委員會辦理伙食人員的工作是否認真負責，廚房是否整潔，我並不定期輪流到各隊和學生一同會餐，和他們在生活上打成一片，增進情感上的交流。

考試和淘汰降班制度，在通校實施相當嚴格，每一學科，由教官每一星期不定期舉行一次沒有通知的測驗，測驗時間很短，可能在一節課快終了十幾分鐘前舉行，每一個月，舉行一次月

考，月考成績，公佈名次及分數，不及格的或補考或降班，成績太差的淘汰退學，在每月成績檢討會議上，由教官和教務行政主管商討決定，我對於降班和淘汰的學生成績，特別鄭重處理，總是每次在開會以前，把學生召到辦公室，仔細審閱他們的考卷，平常作業，課本，筆記和練習本等等並口問些有關問題，研究探討他成績落後的真正原因，是由於不用功或是智慧趕不上進度，或者因一時疏忽怠意。或者是教官講授未能澈底明白的，或是志願變更故意考得不好自願淘汰退學，根據研究結果，我便在成績檢查會上提供資料，由大家討論商決，因為這樣，曾挽救了不少學生的讀書前程，也無形中節省了空軍許多教育經費。

對於月考成績前三名的優秀學生，我也同樣約他們到辦公室來談話，同樣審查考卷課本筆記練習和口問問題，有時閒話家常，和生活情趣等等，在檢討會開過以後，我並和這些成績優良學生同桌會餐，這樣很具有鼓勵作用，啟發學生們的榮譽感和上進心，久而久之，培養成一種良好的學風。

在美國西點軍校聽說有一種榮譽制度，學生考試沒有教官在課堂上監考，但是如果學生作了弊，便要開除，我在通信學校，也曾是實施過這一種辦法，使學生自尊心榮譽感，無形中提高。又我國政府機關辦公人員，一般慣例上班要簽到，由單位主管審核簽到簿，逐向上級呈閱，中央政府遷台後若干年，還實施一種「三卡」辦法，上下午到班退班都要打卡，這種辦法，實行

在工廠或公司商店，用來管理工人或店員，控制工廠生產或商店營業，似乎還有效，但教育機關學校，和工廠商店不同，對於人的管理和運用，不能太呆板或太機械化，應該啟發他的自動自發研究工作情緒，增進其責任感榮譽心，簽到或三卡辦法，對於教育人員，或教師仍似乎有傷其自尊，或是對其不信任，我過去即使在小單位負責任主管，都不太審查簽到簿，我對僚屬的考勤着重事蹟和工作成效，不在其表面形式，如果只是按時到班退班，敷衍塞責，無所作為，實無工作效率可言，則簽到和三卡，僅形同虛設，所以我來到通校以後教育處以下各科組簽到簿，我便通知一律免除，不必浪費紙張和時間，責成各單位主管，分層負責，以身作則用自己的學術品德和工作精神，帶頭示範，領導。部屬自動自發，負責工作，啟發大家的榮譽感自尊心，成為全校高尚風氣。

對於教官教學方法和學術進修，我也極力鼓勵提倡，通校教官陣容，在當時比一般同等軍事學校素質為高，兼任教授多半由四川大學禮聘而來，教學經驗豐富，專任教官都係國內外大專畢業或保本校高級班和正科班學有專長，我覺得學校最重要的是師資，有了良好的師資，學生程度才會提高，所謂「名師出高徒」，記得有一次名教育家傅斯年來到通校作學術講演，他看到通校校舍建築設備都不錯，但他並沒有怎麼讚揚，却強調學校師資最為重要，有了好教員，就可教出好的學生，房舍設備，實居次要，他說西南聯大，在抗戰時期幾百個學生，一路逃難，一路上

課，沒有固定校舍，甚至在露天野地授課，教師熱心教育，學生奮發用功，蔚為風氣，人才輩出，真是一針見血，經驗之談，為了要鼓勵教官進修，和增進教學技術，我仍會制定教官進修辦法，並添購大批圖書雜誌創辦通信學術月刊，此外，我還親自主持了一個教授方法研究班，搜集英美軍事學校講習教材和資料，大家研究教授方法，使在教課準備上多下一點功夫，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軍事訓練，也是不容忽視的一門課程，做一個空軍軍人，一定要有軍人修養和儀態，走起路來要雄赳赳氣昂昂，富有軍人氣概，抬頭，挺胸，比肩齊步，是一個軍人基本動作，對於軍事操演，我們也很認真，某次夜間緊急集合有一個大隊學生姍姍來遲，結果大隊長王虎被鄧校長申斥，我為了廣徵全校師生對於教育改進意見，在每一個學生隊和教室，設置了一個教育意見箱，使大家對於教育措施，施教方針，設備師資，生活管理，康樂伙食等等，舉凡與軍事事項，具有建設性的意見，都可盡情地申具，貢獻給學校採擇，學校並利用校刊，公開答復處理情形，這樣對於教育行政，獲到了不少有價值的參考改進資料。

前人栽樹後人乘涼

我在成都通校這段時期，精神非常愉快，特別是和全體師生，相處感情融洽，合作無間，民國卅七年（一九四八）一月，鄧志堅校長奉調為漢口空軍第四軍區副司令，總部派通信處長，施某繼任，（已故）施校長係飛行出身雖然幹過一任總部通信處長，對於通信並不內行，關係淵源也不深，辦教育且鮮經驗，却為人圓滑靈通，身

材高大肥胖，滿面春風，很擅長公共關係，表面工作做得很好，對上級尤善應付奉承，民國卅七年（一九四八）國軍各軍事學校年終校閱，通校名列優等，論功行賞，都是前任校長任內政績，新校長到差不久，却奉令記大功一次，真是前人栽樹後人乘涼。

卅七年（一九四八）五月蔣委員長膺選行憲後第一任大總統，李宗仁為副總統，整個剿共軍事，依然節節失利，物價飛漲，通貨膨脹，政府發行金元券，全國政治經濟紊亂到極點，人心渙散，風氣敗壞，紀綱廢弛，通信學校在這個惡劣大環境下，自應不易潔身自好，保持清高，施校長乃趁此機會，混水摸魚，假藉學校福利為名，大事把學校經費，五花八門，轉彎抹角，變化運用，圖飽私囊，我因專心教育，不管總務經理，事不關己，不太去理會，明哲保身，但有一次校長因公去南京一週，我代理校務，因公事上關係，有的責任涉及到我本身，我覺得學校經濟這樣營私舞弊，不但違法犯紀，有損國家社會利益，且有違師道尊嚴，將無以對學生和部下，待校長返校，與之研討改正，而他則老羞成怒，因利害立場不同，思想意見無法溝通，從此兩人間感情惡化，隔閡日深，時常搞得不愉快，道不同不相為謀，於是各行其是，我只專心教育部門的事，銳意把學校教育辦好，絕不過問總務和經理。

大局逆轉負責遷校

卅七年（一九四八）夏天，西北河山半壁，逐漸淪陷，國民政府和所屬在川中央機關，決定遷移台灣，通校在八月初奉到遷移命令，八月十

四日為空軍節，成都空軍各界，在通校游泳池舉行游泳大比賽，由校長主持，並邀請到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夫婦剪綵和頒獎，王主席在江西省當過主席，並且曾協助過汝嫩哥競選立法委員成功，他是國軍第一位退役上將，態度斯文，談吐有條，和藹可親，輕車簡從，來到通校，似乎頗有民主作風，不像四川其他軍閥那樣粗蠻無智識，他並帶同了一位新近由英國讀書回國的兒子前來，白白胖胖，一襲紡綢長衫，一雙繡花鞋，文質彬彬，是一位公子哥兒，却對人很謙虛，對我則

自稱為晚輩後學，我本不喜和達官豪貴交往，但因通校將要大遷移，以後不免有事託請地方長官幫忙，所以就和他們應付寒暄了一番，果然在以後幾個月，我因通校搬家事，還找過王主席幾次，又有一次成都城內學生暴動，毆打川大校長黃季陸，強兒就讀的石室中學被暴動份子包圍，當晚我參加了王主席的應酬晚宴，我在席間，遇着成都警備司令嚴嘯虎承他設法，把強兒從學校接出返家。八月十五日校長率同遷校第一批先遣人員，乘着學校訓練專機，飛南京轉台灣，主持遷移，我則留駐成都，繼續維持未了教育，並負責由蓉遷台諸事，當時學校在訓學生，還有九百多人，由於一班一班的畢業，學生人數也就一次一次逐漸減少，我因為過去在柳州航空分校搬遷雲南祥雲的時候，在貴陽辦理過一段運輸，對於學校遷移，有點經驗，我首先組成了一個遷校委員會，擬訂了組織大綱辦事規程，並調派了幾位的教職員，分門別類負責，草擬各種法令細則，運輸計劃，使一切行動，措施，有條律可循，大家遵

守秩序和規章，駐在成都的空軍單位機械學校，和測候訓練班，不久也奉令遷移台灣，機校文士龍校長，和測候班劉衍淮主任，聞悉通校遷移工作順利，特組織參觀團，派了一批人員來校觀摩。

我除了負責遷移並主持未了教育外，還有通校附設的一個子弟小學，有兩百多個學生，子弟小學的教員，全係通校教職員的眷屬擔任，大家都心神不定，準備跟隨各人的丈夫前去台灣，因此子弟小學立即有關閉之勢，雖然子弟學生也在一批一批隨着家長遷台，我因不願這些後走的小孩們失學太早，在家裏無事散蕩，就商請到一些熱心小學教育與平素喜歡和小孩們一塊玩耍的通校畢業留校見習官們，兼教子弟小學，他們不但義務教課，有時還要貼錢買點糖果給小朋友，就中以姚勤修、成叟君、劉才賢幾位，最為熱心，有始有終，工作到底，子弟小學校長，原是由訓導處朱科長兼任，因朱科長先去台灣，祇得由我兼，我每天還要抽一點時間去子弟小學看看，並時常檢查他們的康樂器材，體育設備，如鞦韆架，蹺蹺板，木馬，鐵槓等等，是否牢固安全，我有機會，和這些天真無邪小孩相處，覺得非常高興有趣。

由於運輸工具缺乏，遷校進度異常緩慢，學校唯一的一架訓練用運輸機，一個禮拜祇能往返成都岡山一次，剿共戰況急劇逆轉黔桂粵漢鐵路公路到處遭受破壞，陸上交通運輸，幾乎斷絕，未去台灣的教職員們，人心惶惶，各人懷着各人的打算，有的爭先恐後，希望早日離開成都前去台灣，有的在地方上置了財產的，有的親友在川

，或有的四川本地人，又希望留在成都，存心觀望時局的演變，還有一部份騎牆份子或是準備和共產黨投靠的，更是挑撥離間，製造事端，亂放謠言，與風作浪，我做事一向尊重法律，守正不阿，在這個動亂時期，更要拿出勇氣和毅力，面對現實，不循私苟且，作風未免稍硬，就因為這樣，當然難免得罪一部份同事，果然有一位總務處職員藍某，四川省人，不願去台灣依次輪到他搭飛機，他却臨時規避不去，按照規定，我便把他免職，因此他懷恨在心，竟捏造一大堆罪狀，洋洋千言，逕向空軍總部匿名控告我一狀，總部鄭重其事，派監察官陳歷壽來校明查暗訪，查案結果證明都係虛構誣陷之詞，無事實根據，乃以不起訴了事，我在這段期間，特別謹慎小心，唯恐因業務上太認真得罪人，受人陷害難免，所以問心無愧，處之泰然，足證負責認真做事，不但要任勞，而且還要任怨。

應變措施人情冷暖

西北方面軍情緊急，敵軍快要逼近西安，成都人心惶恐，不可終日，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謠言四起，城內秩序，尤其紛亂，學生鬧事罷課，時有所聞，跳扭秧歌舞，胡作亂為，我因地方團隊派駐學校警衛兵力單薄乃把學生總隊剩下六百多名學生，編成自衛隊，加強警衛，隨時準備作戰，晚間派學生担任崗哨，警戒校區，並擬訂一套連鎖性查哨和敲梆辦法，使各崗哨澈底不斷相互連絡彼此呼應，同時和駐在雙流的陸軍官校學生總隊和駐在成都南門外的空軍機械學校按裝

專線電話，訂立相互支援辦法，我和學生總隊劉總隊長都把家眷從校區外搬進校區內，以便指揮應變容易，劉總隊長富有作戰經驗，我們想昔日黃埔軍校學生，憑着五百枝槍，發起革命，打倒軍閥，統一全國，我們有六百多條槍，祇要人人有決心，有勇氣，最低限度，總可應變一下。

堂妹蘊貞，在北京清華大學讀書，北京已被共軍包圍，城外南郊南苑機場失陷，二伯父由南昌電我設法營救她離開北京，我立即分別拍電報給蘊貞和空軍北京軍區司令陳嘉尚託陳司令准其洽搭空軍便機離北京，蘊貞偕其未婚夫李東明去見陳司令，彼時北京軍事長官傅作義還沒有背叛中央投靠共產黨，北京城內臨時趕工關了一條飛行跑道，蘊貞東明很幸運的獲得陳司令核准，搭乘運送蒙古德王的專機由北京飛到南京，不久南京危急，又隨空軍通信大隊便船撤退到台灣，兩人在台灣借讀畢業後，於民卅九年(一九五〇)雙十節在台北結婚，我任主婚人，教育部長程天放担任證婚，翌年夫婦兩人先後赴美國深造，東明獲得土木工程博士，在大學當教授，僑居美國洛杉磯，子女成行，生活美滿虎口餘生，誠屬大幸。

時局過份紊亂，金元券飛快的日夜贬值，加上奸商乘機操縱物價上漲，幾乎每一分鐘，價格漲一次，令人不可置信，老百姓爲了保持幣值，都設法買銀元，銀元交易主要市場，在城內安樂市那裏真是人山人海，擠得水洩不通，大家搶購銀元，安樂市場的銀元價格，可以說走一步路價格上漲一次，到後來金元券比廢紙還賤，一塊銀元可以買幾十萬金元券，開中外歷史上未有的

奇聞，經濟崩潰之慘，可以想見。

通信學校校本部早已隨校長遷到台灣，學校的經費，按照行政系統，應該由空軍總部由南京電匯台灣，至成都部份所需的經費，應由台灣轉匯來成都我因在成都每次所收到的學校經費，輾轉花費時日，貶得慘不堪言，官兵伙食已至不能維持狀態，經過我分電報南京空軍總部經理處長徐鳳鳴和岡山校長，請求總部把成都通校一部份應得經費，直接由南京電匯成都，總部徐處長已經同意，但台灣校長却堅決反對，說這是行政系統必需手續，一定要經過台灣轉一次手，而且在轉匯時間，還儘量拖延，在匯兌數目上又儘量剋扣，利用這些錢，在台灣套買幣值穩定的新台幣，獲得暴利。我因開源無路，乃派財務科田科長搭乘民航機飛台灣向校長苦求改善匯款方式，始終未獲允准，田科長因未達成使命，不敢返回成都，滯留在岡山，因此更使我困難重重，還要負責兼理財務，籌措經費，維持一千多官兵和眷屬們的生活，幾乎三餐不濟，艱苦萬分，真是焦頭爛額，一籌莫展，幸好我和川西供應局李震蒼局長，陸軍官校關麟徵校長，都係黃埔先後同學，李局長且爲軍校六期，在此危難之中，患難相助，時常借錢救急又向省政府要求撥借糧米和柴炭，勉渡難關。可是教職員和學生們，却因此不滿學校當局到極點，個個怨聲載道，義憤填胸，痛心疾首，要和校長算賬。我處在這個又窮又亂的複雜環境，更要發揮堅苦卓絕同舟共濟的精神，一方面苦口婆心，勸導大家逆來順受，忍耐痛苦，安靜無躁，一方面還得安心教課讀書。